

我的家庭

第一斷片

斯提盤米海羅維奇巴革洛夫 (Stepan Mikhailovitch Bagroff)

一 遷居

當我的祖父在西姆波司基 (Simbirsk) 省，在莫斯科的沙皇賜給他先人的祖傳的田莊上居住的時候，他覺得受限制，受拘束。並不是這裏真正沒有地方；他有的是可耕種的田地和牧場，木材，和很多的日用品；但是麻煩的是：他先人獨家所有的田產，現在已經不屬於一個主人了。情形所以這樣是很簡單的：在接連三代人中，每代都只有一男，卻有好幾個女的；女的有些出嫁了，就用一

些農奴和土地賠嫁。她們所分的地雖不算多，可是地就沒有好好測量過，這時就有四個人要求管理田地的權利了。這樣情形的生活，在我的祖父是受不了的；他的脾氣暴躁，忍耐不了；他喜歡開誠相處，厭惡和他的親戚們糾纏爭鬭。

在過去一些時，他常常聽到烏發（Wia）區的情形，聽說那里有無限的土地可供耕種牧畜，有說不清好多的禽魚和地上各種的鮮菓；而且很容易用小小的款子就可以得到大片的土地。假若聽說的情形可靠的話，你只消請十來位那地方土著巴須克爾（Bashkir）人的首領，加以款待；給他們預備兩三隻肥羊，讓他們自己殺了，照自己的方法去烹調；再給預備一桶威士忌酒，幾桶有力的巴須克爾的蜜水酒，和一桶家釀的鄉間啤酒（順便說一下，這證明在早年巴須克爾人就不是嚴格的謨罕默德教徒，）其餘的事情就非常簡單了。據說這樣的款待可以歷時一週，甚至二週：要巴須克爾人辦事迅速是不可能的，每天都得問這個問題：『朋友，到了討論我的事情的時候了罷？』並非說得過火，這些客人們日夜喫喝；但是若不是他們完完全全滿足了，若不是他們把單調的歌唱够，管樂吹够了，而且把那不動地方站起蹲下的奇怪跳舞跳够了，那最大的首領就要舐着

舌搖着頭，非常莊嚴，並不看着問話人的臉面答道：『時候還未到；再來一隻羊！』當然羊是要來的，而且還要來酒；於是微醉的巴須克爾人就又歌舞起來，高興在那裏就在那裏倒下去睡覺。可是世間的事總都有個完結呵；總有一天首領會直視着款待人的臉，說道：『我們非常感謝你，爸都須加（註一）永遠感謝！現在說你要什麼能？』其餘的事都照正規辦理。買地的人用着真正俄國人的天生的伶俐開始：他向巴須克爾人言他並不要什麼，不過聽說巴須克爾人是非常仁慈的，所以特地來到烏發來和他們交朋友，諸如此類的話。於是談話就會轉到巴須克爾領土的廣大，和現在佃戶的不能令人滿意；他們也許付給一年或二年的田租，以後就不再付了，卻老是住着不走彷彿他們是合法的主人一樣；把他們趕走是很唐突的，就不得不打官司了。這些話都是十分切合事實的，說過以後就向這些仁厚的巴須克爾人討好的提議，把對於他們成爲一種累贅的土地，脫售出一部份來；結果整大片的土地不費什麼就成交了。這交易就用契約立定了，但是地有多少從沒有寫進契約過，也無法寫，因為地就壓根沒有測量過。通常邊界總是以這樣的界標規定的：『從某河口

（註一） *batyushka* 意思是父親，是一種敬愛的稱呼。（英譯者以下同。）

到狼路的死山毛櫸樹，從死山毛櫸樹成直線到分水界，從分水界到狐窟，從狐窟到索塔木拉特加（Soltamrakka）跟前的空心樹，『等等。邊界是這樣準確而且永久，其中包括一萬，二萬，或三萬德司亞町（註一）的土地。全地價也許只有一百盧布，外加一百盧布的禮物，款待用費不計在內。

這類的故事是很引動我的祖父的。因為他是極爲誠實的人，他不贊成欺騙單純的巴須克爾人；但是他認爲壞處並不在這事情的本身，而是在處理這事的方法，並且認爲公平交易也還可以用低價買到一大片土地。若是這樣，他就可以和他的家庭移居，把農奴移一半到新的田產上去；這也就可以達到他計畫的主要目的了。因爲在過去一些時，爲了管理田地而引起的無窮的爭吵——就是他與佔有田產一小部份的親戚們之間的爭吵——使他非常煩惱，所以要離開他祖居的，而且是他自己出生地的田莊，已經是一種固定不移的意思了。沒有別的方法可以得到安靜的生活；而在他呢，青春已經過了，沒有此安靜生活再合意的事情了。

所以他就極力收羅了幾千盧布，向他的妻子告別，在他脾氣好的時候他叫他妻子作亞里莎

(Ariana)，脾氣不好的時候他就叫她亞黎那(Arina)；他吻他的孩子，並且祝福他們。他有四個年青的女兒，一個幼小的兒子——他是一個貴族舊家的唯一的希望和後裔。他以爲女兒無關重要：『她們有什麼益處？她們是向家外望的，不是向家裏望的；她們今天姓巴革洛夫，明天就不知姓什麼了；我的希望完全在我的兒子亞歷克舍(Alexeyel)』這是我祖父臨別的話，當他起身去過窩瓦河，到烏發區去的時候。

不過我或者不如先告訴你們我的祖父是什麼樣的人。

斯提盤米海羅維奇巴革洛夫是他的名字，他是中等以下的身材；但是他的突出的胸脯，異常寬闊的肩膀，強壯的胳膊，細而結實的身軀，證明着他的出常的力量。當年青人胡亂鬧着玩，一羣同事的軍官一同擁到他身上來的時候，他會擺脫他們，就如同結實的橡樹在大雨後微風吹動樹枝，把雨滴搖落一樣。他的頭髮美麗，五官端正；他有暗藍色的大眼睛，怒時容易發亮起來，但平靜時卻是好意而且仁慈的；他的眉毛濃重，嘴的曲線看起來是令人愉快的。他貌面上的表情是異常開誠坦白的：沒有人能够不信任他；他的說話或允諾勝過任何保結，比教堂或國家所保證的文件還要

神聖。他的天然的智力是很清楚強健的。那時候的地主都是無知識的人，他也沒有受什麼教育；實在他對本國語言寫讀都不大會。但是在服軍役的時候，並且在他沒有從普通兵升級以前，他就學會了初步的算學定律，學會了用算盤——這些成績他老了時還喜歡談到。他服軍役的時期或者不長，因為在他退伍的時候不過是管長。但是在那時代，就是貴族們也要當很長時期的普通兵或下士，除非他們在搖籃裏就經過這個階段，先入伍在拱衛軍裏當衛兵，於是突然就在步軍裏作上校。關於斯提盤米海羅維奇在軍隊中的事業，我所知道的很少；不過我聽說常常調他去捉捕窩瓦河流域的強盜，他在立計劃上顯出聰明，在實行計劃上顯出勇敢；使得那些法外人一見就認識他，而且怕他像怕火一樣。離開軍隊的時候，他在祖傳的巴革洛佛（Багрово）田莊上住了幾年，對於管理田地很有本領。他並不早晚都在他的工人們勞作的地方，也不在穀子出入的時候像哨兵一樣在那里站着；但是他要在那里時，總是有點用處的，若是他看出什麼不對，尤其是要欺騙他的時候，他一定立刻就懲罰那個犯過的人，這也許要引我的讀者們不快的。但是我的祖父雖然依照那時代的精神行事，卻自有他自己的一翻推理。在他看來，罰農民款或罰他在田莊上勉強勞作，就使

他對於主人更不可靠，更無用了；使他離開他的家庭，把他趕到遠處的田莊上去，那更糟，因為一個人一離開家庭關係，準得墮落。不過依賴警察簡直是不可能的；這會被認為極大的恥辱；村裏人人都要替犯過人嘆息，彷彿他死了一樣，他自己也會認為侮辱損害得無可救藥了。關於我祖父不得不說一句，除非在盛怒時他是絕不嚴厲的；他的盛怒一過，犯過也就被饒恕了。人們常常利用他這一點；有時候犯過的人來得及藏躲起來，他發完脾氣也傷害不了任何人。不久和他同處的人都這樣滿意；沒有人再引他發脾氣了。

把田產整理好了之後，我的祖父就結了婚；他的新婦是亞黎那華西里耶夫那尼克魯道夫（Arina Vassilyevna Nyeklyoodoff），一個小有資產的小姐，但像他自己一樣，卻出生於舊門第。這給我一個機會來解釋，他的宗譜是我祖父妄引以自驕的事：他不過僅僅小康，只有一百八十八個農奴；但是他的家世，他據了不知什麼種證件，倒溯六百年推到一個叫作西蒙（Shimon）的發里亞（註一）王子，這他較財富和官職都更為重視。有一個時期他很愛一個美麗有錢的女子，可是不願娶他，就只因爲她的曾祖父不是貴族。

這樣敘述了斯提盤米海羅維奇之後，我們再回到以前的紀事罷。

我的祖父先從西姆波斯基附近的碼頭過了窩瓦河，於是穿過對岸的大草原，一直走到塞爾該夫斯基 (*Sergievsk*)，這地方是在兩河交口的小山上的，而且使離城十二俄里的硫磺泉得名。他越往烏發區的內部去，就越被這地方的廣闊和肥沃所感動。他見到有樹生長的第一個地方是波古羅司蘭 (*Boogoroslán*) 區，臨河一座高山上有一個叫這名字的城市，他在那裏停住下來，想打聽打聽出賣田地的細情。在這一區裏，屬於巴須克爾人的土地已經沒有什麼了；有些佃戶是屬於皇室的，政府讓他們居住在因叛亂而沒收的田地上，雖然以後大赦，這些田地已經又還返巴須克爾的主人了；一部份土地被巴須克爾人自己租給佃戶了；有些部份被移殖的地主買去了。拿波古羅司蘭作中心，我的祖父到周圍各區去探求，並且在伊克 (*Ik*) 河和德堯瑪 (*Dyoma*) 河所灌溉的美麗的鄉間過了一些時候。這是一個引人入迷的地方；就在老年，斯提盤米海羅維奇也

(註一) 俄國最早歷史記載，俄國是九世紀時叫作發里亞 (*Varia*) 的外國王子建立的。至此等王子的國籍，是歷史家所爭論未決的事。

還常與高彩烈的談到那土地的肥沃最初所給他的印象。但是他還能約制自己。不久就知道了買巴須克爾人土地的人總要引起無窮的爭吵和官司——因為得到土地的人就無法確定他自己的權利或以前的所有人的數目——我的祖父又是對毒物一般厭惡官司的，所以決心不直接從巴須克爾人買田地，而且要有正式合法的契約證明他的所有權他纔買。他希望這樣可以避免爭吵，他也確實有理由這樣希望；但是事情的結果很不然，他的最後的爭持是他最小的孫子在四十歲時纔解決的。

我的祖父很不情願的從伊克河和德堯瑪河沿岸回到波古羅司蘭，在那裏從一個俄國婦人買了一份靠河的田地，離城有二十五俄里路。這條河水深流急，從來沒有乾過。從波古羅司蘭城到皇室殖民地美岸，河兩邊有四十俄里都沒有入住，所以地方是很多的；而且是非常令人愉快的處所。河是這樣澄清，若是你扔下一枚銅幣，就是在十五呎的深潭裏，也可以見到牠在河底上面。在有些地方，有大樹和低叢——赤楊，白楊，花梨木，雪球花——稠密的成爲邊界，在那里蛇麻攀着綠色的花彩，使樹上懸掛着穀梗色的一叢叢的球菓；在其他地方，草生得又高又壯，裏面有無邊際的花，

其中包括繡球菊，深紅的剪夏羅，百合花，和纈草。河流過一個山谷，時寬時窄，兩邊都是斜坡的小山，偶然有一座絕巖；山坡上稠密的硬着各種硬木的樹。走出山谷的時候，眼前就是一片平原，有二呎深的未曾耕種過的黑土。沿着河和在周圍的澤地裏，各種的野鴨，鵝，山鵲，沙鷗，造起窠來，而且使空中充滿了各種各樣的叫聲；在上面草生得又高又壯的地方，空中的音樂是同樣豐美，也十分清楚。大草原上所生的各種鳥——鴛鴦，鸞，鵲——在那里都生得很多；在有樹木的山坡上也有很多的烏鴉。河裏有很多能經得住冰冷的水的各種各樣的魚——梭魚，鱸魚，鯉魚，黃尾鱗，甚至有鮭魚。大草原上和森林裏都難以相信的充滿了野獸。簡單說，這地方以前是，現在也還是獵人的樂園。

我的祖父用了二千五百盧布買得約一萬二千畝地。這在那時候是一筆很大的款子，而且地價比普通所付的要高得多。他用合法的契約保證了他的權利之後，就懷着輕鬆的心回到西姆波司基省期待着他的家庭裏去。一到家他就很起勁的開始工作，準備立刻把一部份農奴移到新置的田產上去。這是一件焦心麻煩的工作，因為距離是可觀的——約有四百俄里。當年秋天就有二十家農奴起身到波古羅司蘭區去，帶着犁耙和大麥去播種。他們去選擇地方，開始在荒土上工作。

輕輕犁了二千畝，耙了，種下冬季的大麥；又犁了二千畝預備春耕；還蓋了幾處小屋。這些事作完之後，他們又回到家裏來過冬。冬季過後，又另外去二十個工人在春深的時候，他們就將那二千畝地種了春麥，在小屋四周築起籬笆和牛棚，並且用泥土在小屋裏安上爐子。於是這二十人又回到家裏來。這些人和實際要去那里安住的人是不同的，他們留在家裏沒有動，作着移殖的準備，賣去他們所不需要的東西——房屋，捲心菜，牲畜，糧食，和各種瑣碎物件。

定好的日期是六月半，以便使開墾的人可以在聖彼得祭節（註一）前到達，那時正是開始割草的時候。車裏載着婦女，小孩和老人，上面搭着席簾遮太陽避雨；必需的盤盆堆在車內，公雞母雞站在車頂，牛拴在車後；他們就起了身。這些殖民在永遠和他們的過去生活，和他們在其中受洗結婚的教堂，和他們父輩祖輩的墓分別的時候，他們流着傷心的淚。沒有人歡喜移動，俄國農民是尤其不歡喜動的；而且在那時代向一個不信宗教的人所住的生地方移動，而在那地方教堂離得很遠，人死時也許就沒有機會懺悔，孩子也很久不能受洗命名，對於那地方的傳言又是有好有壞，——

（註一）聖彼得祭節是六月三十九日。

——這確是可怕的磨折。農民們走後，我祖父也就隨後去了。他起了誓，境況若是可能的話，他要建一個教堂供奉聖母——他的兒子確實把這教堂建築起來了——並在祭節以後給這新地方命名。但是農民仍隨着他們的主人並且要紀念他們舊住的老巴革洛佛，就把這地方叫作新巴革洛佛，鄰人們也就隨着他們叫；直到現今，正式的名字只在契約上應用罷了。這個有很好的石建的教堂和高大的宅第的村，現在人們只知道是叫作巴革洛佛。我的祖父繼續不懈的照料人們在自己的和他的田地上勞作；草割了，冬麥春穀也都割收回來了，每件事都作得正是時候。收成是難以相信的。農民們以為情形畢竟不算壞呵。到十一月裏農民們所住的屋子都蓋起來了，主人的房子也在迅速的建築着。這一切都是由鄰人們幫忙作的。雖然離得很遠，他們都很情願來幫助這位明達友善的新地主；他們吃吃喝喝就熱心的開始工作，工作時唱着歌。就在這個冬季我的祖父回到西姆波斯基，把他的妻子兒女帶來。

第二年又移來四十個農奴，安置到他們的新住處；這是比較容易的事。我的祖父在這一年中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建一個磨坊；沒有牠，必得把糧食推到四十俄里以外去磨。在河水不深，河底結

實，河岸高穩處就擇定了一個地方。於是兩岸各築一條泥柴合築的堤，像一對要抓握東西的手一樣；堤上又紮下柳條，使牠更結實；餘下要作的事只是攔住有力的急流，使牠充滿預備好的儲水池。磨有兩塊磨石，在河岸較低處事先已經安置妥當了。機器全齊備了，甚至還上了油。將自然的河流攔阻住了以後，河的功用是要灌滿寬廣的河堤，流過木管，灌注到下面的大輪上去。當一切齊備，四根長的橡木樁穩穩釘進泥河底裏的時候，我的祖父請鄰人們來幫他兩天忙；他們帶着馬，車，鏟和叉釜來到了。第一天，在波古羅司蘭河的兩岸，大堆的堆起了樹條，草，糞土，和新掘的草根泥，河還任着自己的意思往前流。那晚上幾乎就沒有人睡覺，第二天早晨日出的時候，約有一百人開始去築壩堵塞河流；他們的神氣莊重嚴肅，彷彿在作着很重要的事。他們在兩邊同時開始。高聲喊着，他們用有力的胳膊把成束的樹條擁進水裏去；一部份被水沖走了，但是一部份掛在栓上，橫沉在河道裏了。其次就是石頭壓着的成束的草，再次是土和肥料，於是又放上更多的樹條，更多的草和肥料，在這一切上面，厚厚鋪上一層草根泥。這一切都被水淹沒了，最後纔高高的在水面上堆起來。即刻就有十來個強壯活動的男子跳到水壩上面，把土向下踐踏。這事情作得快極了；大家興奮得這樣

利害，叫喊得這樣宏亮，若是有過路的人不知究竟，是要害怕的。但是這地方沒有受駭；只有無人住的大草原，暗黑的森林，和周圍的地方回應勞動者的喊聲。婦女和孩子的聲音使合唱的聲音更高了；因為這樣重要的事使人人都感到趣味，所以喧嚷和興奮是普遍的。河的抵抗不是即刻就可以制服住的。牠把樹條，草，糞土，草泥等沖跑，經過頗長的時候；但是人最後得勝了。被克服的水停住了，彷彿沉思着；於是回流，上漲，直到漫過了岸，在田地裏氾濫。到晚間轉磨的池子就具了雛形了；這叫作湖也可以的，在那里，岸，綠草和低叢，都看不到了；只有命定死亡的淹沒在水裏的樹的頂杪，還這裏那裏的冒出來。第二天磨就開始工作了，一直到現在還繼續如此。

二 奧倫堡省

在那時期這一帶地方未經開墾而且肥沃，是何等好啊！現在是不同了；和我所記得的時候也就不同，那時候牠還是新鮮而且繁茂，也還沒有各處來的大羣的移民破壞牠的美。現在是改變了；但是奧倫堡省仍然是美麗，廣闊，肥沃，而且有無窮的變化。這名字聽起來奇怪，結尾的「堡」是十

分不合適。但是在我初認識這個地上的樂園時，牠仍然叫烏發省。

三十年前，一個在那里出世的人（註一）寫詩表示他對於這地方將來所懷的恐懼；現在這些已經有一部份實現了，而且還沒有終止。但是你仍然有力量迷人呵，可驚的地方！你的湖——坎德麗（Kandry）和克拉特濱（Karalabyn）——澄清明亮，像深大的杯一樣。你的河裏充滿了水和各樣的魚，無論牠們是從烏拉嶺的山谷和岩峽流下，或是像一串珍珠一樣，輕輕的，偷偷的從大草原的草間流過。可以讚嘆的是大草原上那些河，牠們是由許多由地心深處流出的無數細流匯合而成的，那些細流是細得使你幾乎連緩緩流着的水都看不出。從水源急流而下，在大樹和矮叢陰下流動着的你的諸河，是澄清的，而且即在夏季炎熱時也像冰一般冷；各種好吃好看的石斑魚，都住在那里；但是當人們用不潔的手將牠們所住的冷淨的住處並未沾污過的水弄髒的時候，牠們不久就死絕了。你的穀田的黑壤是肥沃的，你的牧場是豐盛的；你的田場上春間佈滿了櫻桃樹和野桃的乳白色的花朵，夏季芳香的草蓀像紅布一樣鋪在上面，而且小小的櫻桃在秋季成熟時就

（註一） 指本書的作者。

變得深紅了。報答農人的收穫是很豐富的，無論在用犂犂地面時他們是怎樣懶散和無知。各種樹木的森林是鮮青而且穩固；嗡嗡叫着的野蜂羣把樹葉間自己選定的巢裏儲滿檸檬花的香蜜。鳥發貂和牠的無價的皮毛，在大河的林間的水源裏是還可以找得到的。

這地方的土著是和平人，遊動的巴須克爾族。他們的馬、牲畜和羊羣雖然比以前小多了，可是數目還很多。當冬季凶猛的風暴過去的時候，巴須克爾人就爬出來，消瘦憔悴得像冬季的蒼蠅一樣。天氣一暖，草一露芽的時候，他們就把餓得半死的牛羊趕到露天中，帶着妻子兒女隨在後面。不要幾星期，人和獸都改變得難以認識了。以前只是一架骨骼，現在變成有神氣的，不疲勞的馬了；雄馬驕傲的看着母馬，在她們吃草的時候，並且使人和獸都離得她們遠遠的。瘦牲口變肥了，乳袋裏滿了奶。但是對於牛奶，巴須克爾人是並不歡喜的。因為發酵的馬奶（koumiss）現在正合季節，而且在馬皮袋裏已經在發着酵了；從懷中的嬰兒到走不穩路的老人，所有能喝的人，都喝這種使人健康的，英雄的飲料。這結果是可驚的：冬季或飢餓的痕跡不久就沒有了，甚至連老年的困苦也沒有了；他們的臉面胖起來，蒼白下陷的面頰有了健康的顏色了。但是他們所拋棄的村落是憂傷

甚至驚人的景象。對鄉間不熟習的旅客，滿可以被這種地方的空落靜死所驚駭。荒廢的茅屋有着白色的煙突，空了的窗格憂傷的看着他，彷彿是眼眶裏沒有眼睛的人臉一樣。他也許可以聽到主人隔好久纔來看餵一下的，餓得半死的看家狗的吠聲，和發野的自己尋食的貓的叫聲，但這就是一切了：人連一個也沒有留下。

這地方的各地帶是何等變化不同而且各有畫意呵——例如森林，大草原，尤其是山，在那裏順着烏拉嶺山坡可以找到各種金屬，甚至找到黃金。從烏雅特加（Vyatka）和波爾姆（Perm）——在這些地方水銀在冬季常凍——的邊界，到阿司特拉罕（Astrakhan）邊上的小鎮加里爾夫（Guryef）——這地方的小葡萄在露天中成熟，哥薩克人作葡萄酒的生意，並且夏天喝酒求涼，冬天喝酒保暖——地面是何等廣闊呵！在烏拉江裏捕魚是何等高尙，所捕的魚和捕魚的方法都和別處不同！只要加以忠實活潑的描寫，就足以引起一般人的注意了。

但是我不得不請求原諒。我已經把我在那裏出世的美麗的鄉間描寫得太多了。我們回到我祖父的生活和無厭倦的活動，看看是怎樣情形罷。